



冥冥有理

赵宾，女，1970年生，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，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，感悟颇多，常思述之与人，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和朋友们分享快乐，分担忧伤。

做一个快乐的平凡人

两人以上处在狭小空间，人和人的距离较近，我就不喜沉默，如果时间短暂，尚可憋住不说话，比如乘坐电梯。如果时间较长，我就要打破安静，找个由头聊天，比如乘出租车或坐滴滴，所以乘车总希望遇到健谈的司机。

那天下班回家，拦乘一辆出租车，司机爱唠嗑，正合我意，上车两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。开出租车总是抢时间，计件的活路，同样时间，多一单便多几块钱，日积月累也就可观。开到路口时，如果碰巧绿灯变红，就抱怨运气不好，反之则庆幸。遇到堵车，不是抱怨司机，就是抱怨行人，或抱怨道路情况。开初我还附和，见他负面情绪较多，便闭了嘴。

有些路面因为整修，双车道变成单车道，堵车时间等久了，师傅便焦躁起来，怨气升级，情绪激动，稍一劝解就反驳，大有引火烧身的危险。

当面临一个人情绪激动，是先解决问题，还是先解决情绪？当然先解决情绪，问题放一边。正好路边楼房的一家阳台上，伸展出一篷长势蓬勃开满深红花朵的三角梅，便岔开话：都快到冬天了，别人的三角梅还开得这么好，我家的早没花了。

成功转移话题，师傅说他爱人也喜欢养花，聊到花便很轻松愉快。我说：说点高兴的事多好，莫总想不好的。师傅停顿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：是啊，还可以开车，还可以养

花，比起别个打仗的国家，好多了。我愕然，没想到师傅的思维很跳跃，一下就转到俄乌战争、巴以冲突，说起战争国家的悲惨，他的情绪明显平缓许多。

下车后到理发店理发，理发师是个年轻、有点忧郁的小伙子，他在我头顶比画操作，每隔两三分钟，便出口长气叹息一声，我问小朋友这么年轻咋老叹气。小伙子听到我接电话，知道我是医生，便说他整天提不起精神，问是不是患上抑郁症？我肯定他对自己情绪的察觉，告诉他先要找到为什么烦恼，有没有具体的事件。

小伙子便开始叙述烦恼的理由：女友漂亮，觉得配不上怕失去；工作没多大前途；父母不理解……我帮他分析道：现在好多人找不到工作、交到女友，你既有工作，还有女友很不错了；女友漂亮还和你耍朋友，说明你有优点，难不成为了安心便找个丑的，至于工作嘛努力就会慢慢改变；父母本就是两代人，观念不同很正常。

小伙子问我该怎么改变，需不需要看医生。我告诉他多看书，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。小伙子拿出正在阅读的书，东野圭吾的《解忧杂货铺》，正好我看过，于是话题便多了，慢慢地他的表情舒展开来，止住叹息，脸上溢出笑意。我指着镜中的他说，瞧，笑起来多好看。小伙子看向镜中，想了想说：也是，有工作，有女朋友，有爸妈，有啥可烦恼的？别个国家打仗，一颗炮弹下来，命就没了。

那一刻我真有些感慨，一天之中，别国上空的炮火，抚慰了两个焦虑抑郁的心灵。

左手拇指隐隐作痛，那是上班路上，一段正在修建的公路，边上有宽约十厘米的隔离砖台，有时童心大发便在上面像走平衡木一样走一段，终有一天失去平衡摔倒，当时弄翻了指甲盖，鲜血淋漓，到外科处理，发现指甲里还有很小一粒石渣，拨弄出来的瞬间钻心痛。

想一想，不过伤了一根手指，肉里嵌入很小的石渣，那种疼痛便如此深刻。战争中，硝烟过后肢残体碎，血肉横飞，身体里嵌入各种爆炸物的碎片，那种悲惨痛苦何止千倍万倍，尚且不提失去亲人后，较之身体心灵更为绝望的伤痛。

看过一篇文章，很赞同其观点，世间人绝大部分注定平凡，不能选择时代、选择国家，不幸生在动荡的国家和年代，生死之间就是新闻报道中伤亡中的一员。生在太平年代、和平的国度，何其有幸！

还有班可上，还有家可回，还有子女在长大，还有父母在在世，还有朋友可对饮，还有旅途可远行……还有花可观、曲可赏，夜里不怕影只，山间不怕独行，这样平常的生活，是多少人求不到的安稳。所以，少一点欲望，少一点烦恼，做一个太平年代快乐的平凡人，我们掌握不了世界，但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和心态。

青梅时节闲煮酒

□童娟

母亲年轻的时候就会酿酒。用自家田里种的粳米酿米酒，家里每年还会种一点糯米，过年的时候用来做甜酒。酿酒的药饼是野外摘采的一种土名“野赖子”草做的，村里专门有做药饼的人家，大家都去那人家买。

孩童时期盼着母亲酿酒，家乡话里叫“煮酒”。粳米酿的水酒与白酒类似，度数要低点，老家把这类酒就叫米酒。

母亲煮酒需要先用大铁锅煮柴火饭，柴火饭的锅巴香脆，是我与邻居姐妹喜欢的零食。我们会帮着母亲做事，搬送木柴，去水井提水淘米，然后在煮酒的杂房附近嬉戏玩耍等待米饭飘香。

母亲煮酒的日子，空气中是飘香的。母亲会在春节前用糯米做甜酒，川东一带叫醪糟。甜酒不直接吃，要烧开水加白砂糖或者一种叫片糖的黄色固态方形糖一起煮了喝，也可以用甜酒冲蛋。

那个年代的吃法比较简单，物资也相对匮乏。母亲制作甜酒时会用竹篾蒸糯米，糯米先泡上几个小时再蒸，蒸出来的糯米饭直接吃就很香，不需要下饭菜。小时候我喜欢用白砂糖拌糯米饭吃，香甜可口。很多年后，我都会在梅子青涩未退的季节，怀念母亲煮酒时竹篾蒸出的米饭香，那带着竹子清香的糯米饭，成年后不再有了。

母亲酿米酒的季节大多是青梅时节，正是农闲时候。

煮好的米饭拌上酒曲，放入容器中自然发酵，发酵好后再用传统的蒸馏法蒸出米酒，余下的酒糟掺入猪食中喂猪。梅子红时，母亲会做一坛杨梅酒，就是米酒加冰糖泡上红艳艳的杨梅，泡出来的杨梅酒汤色鲜红透亮，入口酸甜，但是后劲十足。小时候我曾把杨梅酒当饮料偷喝过一次，醉酒后在屋后稻草堆中酣睡，母亲四处寻不见我，呼唤我名字都带哭腔，找着我时又气又急，终

究是不舍得揍我。

我成家之初，母亲虽然不再酿酒，却也在邻居家买了米酒泡上杨梅给我送来一坛。爱人第一次喝，不知道深浅，醉了一回后不再敢喝了。

父亲是乡村教师，高中毕业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后，又去师范学校读书转成公办教师。他师范毕业后在邻村的初中教语文和历史。父亲每天下班回家会小酌，偶尔也会喊上要好的同事对酒闲谈。母亲贤惠，父亲带回家的客人她都会用心弄几个菜接待。物资并不是那么宽裕的年代，自家熏制的腊肉、门口池塘养的草鱼、屋后随意觅食的鸡鸭，这些是过节的大菜，母亲也用来做款待客人的佳肴。

父亲小酌后微红的脸上会一扫平日严肃，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

父亲对我的管教一直是偏严厉的，印象中只有学龄前在他面前有过撒娇的时候，幼儿时期的记忆是浅淡的，只依稀记得曾骑在他肩上，与他一起去做客。吃饭时坐在他脚上，他用筷子蘸上一丝米酒让我吮吸，那味道是辣的。

上学后，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严肃的，慢慢地就不敢过于亲近。

我读高中开始就离家住校，母亲酿酒的时候我大多是错过了，母亲后来也不再酿酒，关于母亲酿酒的记忆越发浅淡，浅淡到我不再记得那些酿酒工具的名称，不再记得那一道道酿酒工序。

父亲是在我毕业成家后发现患有高血压的，于是戒酒。我在工作后也知道了自家土法酿酒的纯度达不到要求，据说米酒中含有大量有害健康的甲醇，米酒再不曾出现在我家餐桌，可是记忆中杨梅酒依旧红艳透亮地散发着酸甜的诱惑，带着乡土情怀的特殊情感久久萦绕。



今年五一假期，又是青梅时节，回到老家，伯父家门口的梅子树上果实累累，原来记忆中的青梅季节已是初夏，再过些日子就是“双抢”季节，只是如今农村的孩子又有多少能知道什么是“双抢”呢？

那日与母亲坐在门口闲聊，母亲突然说伯父家那棵杨梅树结出的杨梅就算红到发黑也是偏酸，不好吃，却适合用来泡杨梅酒，冰糖的甜和杨梅的酸可以在酒精的助力下相得益彰。听着母亲的话，回过神来，正巧视线落在母亲头顶，她的头发已经斑白，岁月带走了一些记忆，染白了发丝，留下的痕迹也终究会淡去。多年过去，母亲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曾青梅时节闲煮酒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